



闲暇之时，端杯花茶，透过窗户向外望去。清澈的蓝天，一丝丝白云好像撒下的渔网，铺在天空。不知是蒲公英的小伞飞得太高，还是孩子的棉花糖飘了上去。一朵柳絮落在了公公的头上，抬起头看看天空，想必那白色的云网或许是柳絮的杰作。再低头看的时候，发现已经不见了公公的身影，只听见楼梯道咚咚的脚步声，打开门公公已经到了门口了。

“爸，你怎么来了？”我故意表现得有些吃惊！

“你妈做的榆钱窝窝、槐花饼，还有三鲜馅的饺子，让你们尝尝鲜。”公公说完随手给我拿了一个窝窝。

“真好吃，妈还好吗？”我寒暄道。

“女童睡着了，这是你妈给她买的衣服。”公公说完打开电视看起来。正巧女儿也醒了，我便带着女儿去院子里玩了。我一直觉得公公就像电视里的孙老倔，特别难以沟通，话说多了必抬杠，还是出去为好。

晚上先生回来，见公公来了，要出去吃饭，硬被公公拦下，还大吵先生浪费，不会过日子。女儿本想出去

公公也是父亲

□陈兰兰

吃大餐，也去不成了，就伤心地哭了起来。我心情败坏地去做饭，点火时一不小心烧到了手指，心里顿时埋怨公公的到来。

半夜因牙疼得特别厉害，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想起奶奶曾经说过一个土方，取大蒜捣烂，温热后敷在疼痛点上可以缓解，就起床去厨房剥大蒜。

“怎么半夜起来做饭？”公公站在我背后，吓了一跳。

“我牙疼，找点大蒜敷上。”我吸口气平复一下。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你在家等着，我去买药。”说完拿上外套就出去了，我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敷上大蒜，牙疼有所缓解，我迷迷糊糊坐在沙发上睡着了，等公公回来已两个多小时后了，本来不远的路程，可是晚上夜班车比较少，想着公公在夜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还是颇为感动。用上新买的药好了许多，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熟了。

早上起床后，桌子上已摆好早餐，先生从不做饭，一定是公公早起做的。看他在家里不停地忙碌着，刚给天然气灶头换完电池，又开始修起窗纱，时不时听到他的咳嗽声，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虽然已是春天，晚上还是冷的。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路上吹了一个多小时的风，只为了给他的儿媳买盒牙疼药。那一份不善表达的爱，如父亲一般深厚，滋润着我的心田。

窗外传来《婆婆也是妈》的歌声，您把儿子抚养大，如今儿媳来报达。在这里我要说一声，公公也是父亲，我们也要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那样用心去孝敬、去关爱！

母亲的“收藏”

□徐学平

母亲的脸颊上又新添了几道皱纹，头上的白发也增加了许多……母亲老了。实在是经不住我和妻子的再三劝说，母亲终于同意搬过来与我们同住。

母亲搬家的那天，我帮她去收拾东西。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竟然保存了许多旧时的物件，家里俨然就是个小型的“博物馆”。在母亲所有的收藏中，那台伴随她三十多年的老式缝纫机应该算得上是唯一的“大件”了，而母亲收藏最多的竟然是我的衣服，橱子里、柜子里几乎到处都是。这些衣物，记录着我的成长，也记录着母亲的岁月，我轻轻地抚摸着，心里顿时感觉温暖了起来。

母亲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她天生勤劳，心灵手巧，家里原本普通的桌布之类的用品，经过母亲一番加工后就会显得很漂亮，并不富裕的生活因此而变得精彩和丰富起来。我上高中以前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母亲自己设计和裁剪后再用缝纫机做成的。母亲做衣服很有创意，我孩童时穿的衣服，大都镶着边儿，胸前和衣袋上还会有一些用彩色碎布缝制成的小动物或小人儿的图案，常常让同龄的小伙伴们羡慕不已。

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我渐渐长大，生活也越来越好。专卖店里的衣服琳琅满目，总能选择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因此嫌费事儿也就不愿意再让母亲给自己做衣服了。反倒是有些过时的衣服尽管还很新却不愿穿了，母亲怕我扔掉就帮着收了起来，后来，我有不穿的衣服就会送到母亲那个“大后方”。近几年，母亲的衣柜里又多了些小孩的衣服，那是她孙女的，她也乐得自嘲说自己就是个“老保管员”。如今，年过花甲的母亲依旧闲不住，不时地打开缝纫机，给这个改改，给那个缝缝，一副乐此不疲的样子。

除了衣服这“专项”的收藏外，母亲还收藏了不少的“杂项”。那是在母亲的小阁楼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旧木箱。打开一看，里面整齐地摆放着我曾经用过的作业本、橡皮擦、铅笔刀……甚至还有一个木制的陀螺，想当年那可是我的心爱之物，我还歪歪扭扭地在上面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呢。看着看着，我的眼圈不禁有些湿润了。

纵然尘世间有着万般收藏，但无一不是源自收藏者心底的那一份挚爱。母亲用她独特的方式收藏着我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在她几十年的漫漫收藏中，那又该是包藏了多少她对子女最无私的爱！

挨饿的左撇子

□解红

某些习惯是拿来尊重的，而不是强行改变的。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但是很有道理。

记得孩提时期的我，刚刚会用筷子吃饭的时候，总是想使用左手，感觉只有左手拿起筷子才能吃下饭似的。可是父母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因为我改变不了“左撇子”习惯。

父母为了纠正我的这个坏毛病，就采取剥夺我吃饭的权利，来惩罚还不谙世事的我。

可是那个时候，不管有多急，我还是不会用右手，饭菜放在我面前也无法下咽。而每次挨饿后，我仍然一意孤行。

最终父母还是妥协了，我变成名副其实的“左撇子”了。我渐渐地长大了，思想日趋成熟了，父母更奈何不了我。

后来得知，一个人习惯使用左手还是右手，在母亲的子宫里就决定了。

我能理解做父母的心情，那时候，他们很害怕自己的孩子是“左撇子”，仿佛左撇子是一种不正常，会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其实做父母的完全不必这么想，如果你的孩子是左撇子，他也许有着很多过人之处呢。我在网上看到，历史上左撇子

名人还真不少呢。

只要你随意在网上搜寻一下，就会罗列许许多多的左撇子名人，这足以显示左撇子是一个多么出众的群体。

世界著名人士居然有这么多左撇子，看来善用左手还是值得推崇的。

有科学依据，两只手并用是最明智的选择，可以开发人的左右脑。其实多多使用左手就是在锻炼自己的小脑，让大脑可以休息休息，每天忙忙碌碌，整天深思熟虑瞻前顾后的，左脑太累，看来还是要一如既往地开发右脑让它来分忧吧。

令我高兴的是，每年的8月13日被称为“国际左撇子日”，越来越多的左撇子名人向世界证明了开发右脑的重要性。从政治家到运动员，从企业家到科学家，从文学家到艺术家等等，世界左撇子名人不胜枚举。《时代》周刊盘点了世界十大“左撇子”名人，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第三帝国皇帝拿破仑等均榜上有名。

感谢父母给了我生命，感恩我是一个“左撇子！”我确信，那些左撇子名人也会和我一样曾经或多或少地挨过饿。

一桩尘封的“娃娃亲”

□崔炳信

虹是李老师唯一的女儿，也是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那年月，家里大人必须按时出工，剩下一帮孩子挖野菜、捉迷藏、过家家，倒也玩得开心。一次，李老师带给虹一个红红的大苹果。看见虹一点一点地吃着，我直流口水，虹便让我尝一口，还鼓励我多吃一些——那时候，对于连温饱都没有保障的孩子而言，一个苹果该是多么奢侈啊！从那以后，每当有好吃的，我们都会拿出来一起分享。看着我和虹天天粘在一块，大人便开玩笑，虹，你跟文哥这么好，干脆嫁给他算了。我看着虹，虹望着我，只是憨憨地笑。后来这事传到了我父母的耳朵里，母亲笑了，“好啊，这门亲事，俺同意了。”

母亲只是信口一说，接下来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虹的母亲早在她两岁时因病而去，父亲又忙于教学，对于这样一个孩子，母亲的关照突然间多了起来，缝补浆洗、问寒问暖，虹过生日，母亲竟然去集上割了一点肉回家包饺子，然后把虹领到家里来，俨然当成了未来的儿媳妇。

突然有一天，李老师因多说了一句话而遭到了一群人的批斗。一个月光似水的晚上，村后的树林边，虹扑簌簌的泪水

打湿了我的小手——那个年龄虽谈不上什么相知，但这莫名的灾难使我们靠得更紧了。有一次去外村看电影，归途中听说来了疯子，吓得我们拼命奔逃，慌不择路，走在前面的虹跌进了一口枯井里。哭着、喊着，我也不顾一切地滑下去。等家人发现时，我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失去了知觉……

要上学了，就在母亲为我们缝制书包时，虹突然病倒了。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急得直掉眼泪。母亲找出了平时捡来的破烂儿，我还拿上了自己的一双本可再穿一年的塑料凉鞋，送到收购站换回了3元钱。当我们拿着多方筹集到的12元钱赶到李老师家时，已经迟了，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可怜的虹妹，要做我新娘子的虹妹，尚未走进学堂，就悄无声息地走了。为此，母亲也大病一场。

多年以后，李老师又找了老伴，过着平静的生活。人到中年的我也常过去聊聊天，陪陪他们。我曾问过母亲，假如虹能够长大成人，真的认可这门亲事么？母亲凄然一笑，看缘分呗！可是当年，你对虹是那般的疼爱啊！母亲的眼眶有些潮湿了，唉，虹是个苦命的孩子啊！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赐稿！版面有限，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电子邮箱为：1337262914@qq.com有稿费哟！另外，提醒一下，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邮箱同上。